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四十二至四十五

詳校官侍讀臣陳崇本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塤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録監生臣劉家瑛

晉書卷四十二

唐　太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十二

王渾子濟

王渾字𤣥沖太原晉陽人也父昶魏司空渾沈雅有器量襲父爵京陵侯辟大將軍曹爽掾爽誅隨例免起爲懷令參文帝安東軍事累遷散騎黄門侍郎散騎常侍

咸熙中爲越騎校尉武帝受禪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時年荒歲饑渾開倉振贍百姓賴之泰始初增封邑千八百户久之遷東中郎將督淮北諸軍事鎮許昌數陳損益多見納用轉征虜將軍監豫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渾與吳接境宣布威信前後降附甚多吳將薛瑩魯淑衆號十萬淑向弋陽瑩向新息時州兵並放休息衆裁一旅浮淮潛濟出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之至渾擊破之以功封次子尚爲關内侯遷安東將軍都

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晥城圖爲邊害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别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稻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地形險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及大舉伐吳渾率師出横江遣參軍陳慎都尉張喬攻尋陽瀨鄉又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周興等五人又遣殄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吳將俞恭破之多所斬獲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懼而來降吳丞

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
疇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
百級吳人大震孫晧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
詣渾降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晧威名益振明日渾始
濟江登建業宮釃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晧中軍案
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
罪狀時人譏之帝下詔曰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
東將軍京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賊孫晧救

死自衛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皓塗窮勢盡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勲茂著其增封八千戶進爵爲公封子澄爲亭侯弟湛爲關内侯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渾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為上公崇其

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為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為人修絜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

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伷駿各處方任有内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為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産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吴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為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来

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為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為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共為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無偏重相傾之勢令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魯女存國之志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冀

萬分之助臣而不言誰當言者帝不納太熙初遷司徒
惠帝即位加侍中又京陵置士官如雎陵比及誅楊駿
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持兵
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
皂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等也
公孫宏說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濟參乘以增
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厭衆心司徒王渾
宿有威名爲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使物情可憑也瑋

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
俄而瑋以矯詔伏誅渾乃率兵赴宫帝嘗訪渾元會問
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
明詔沖虚詢及芻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耻下
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
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
也可令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
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寃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

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
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
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
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
審察方國於事爲便帝然之又詔渾録尚書事渾所歷
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元康七年薨時年
七十五謚曰元長子尚早亡次子濟嗣
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

絶人善易及莊老文詞秀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以母憂去官起爲驍騎將軍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彦武帝常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幾得失濟善於清言修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壻之故咸謂才能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内

多忌刻好以言傷物儕類以此少之以其父之故每排
王濬時議譏焉齊王攸當之藩濟既諫請又累使公主
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
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
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忤旨左遷國子祭酒常侍如故
數年入爲侍中時渾爲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性峻
厲明法繩之素與從兄佑不平佑黨頗謂濟不能顧其
父由是長同異之言出爲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

官而王佑始見委任而濟遂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肫

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障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不濟答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踈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帝嘗與濟奕棋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

君者則剥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尋使白衣領太
僕年四十六先渾卒追贈驃騎將軍及其將葬時賢無
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賔客莫不垂涕
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似聲
真賔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初濟尚
主主兩目失明而妬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卓
字文宣嗣渾爵拜給事中次聿字茂宣襲公主封敏陽
侯濟二弟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辨慧有才藻並歷清

顯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姿貌不修名行不為鄉曲所稱晩乃變節踈通亮達恢廓有大志甞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自引而去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

嫁邀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内𮗚之女指濬告母邀遂妻之後叅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為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郡邉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寛其徭課其産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恵布政百姓頼之濬夜夢懸三刀於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

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為益州刺史濬設方畧悉誅弘等以勳封關内侯懷輯殊俗待以威信蠻夷徼外多來歸降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車騎將軍羊祜雅知濬有竒畧乃密表留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

懼江神舟棹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柹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吴彦取流柹以呈孫晧曰晉必有攻吴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晧不從尋以謠言拜濬為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語在羊祜傳時朝議咸諫伐吴濬乃上䟽曰臣數參訪吴楚同異孫晧荒淫凶逆荆揚賢愚莫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令晧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

無曰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賈充荀勗陳諫以為不可唯張華固諫又杜預表請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太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陽尅之擒其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鏁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

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輙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鏁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絶於是船無所礙二月庚申尅吳西陵獲其鎮南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太守虞忠壬戌尅荆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丑尅樂鄉獲水軍督陸景平西將軍施洪等來降乙亥詔進濬為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

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用光禄勲薛瑩中書令胡冲計送降文於濬曰吴郡孫皓叩頭死罪昔漢室失御九州幅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阻山河與魏乖隔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于今者猥煩六軍衡蓋露次遠臨江渚舉國驚惶假息刻漏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

奉所佩璽綬委質請命壬寅濬入于石頭皓乃備亡國之禮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輿櫬率其偽太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受璧焚櫬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馬帝遣使者犒濬軍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

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吴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令蹔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久破晧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濬乘勝納降渾耻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遂按濬檻車徵帝弗許詔讓濬曰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使將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

云何徑前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勲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崇成王法而於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濬上書自理曰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騖直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即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伷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别受渾節度之文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皓窮踧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為攻取節

度前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與臣可暫來過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縁得於長流之中廻船過渾令首尾斷絶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臣即報渾書并寫皓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皓已來首都亭無縁共合空圍又兵

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轉戰萬里被蒙寛恕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是以憑賴威靈幸而能濟皆是陛下神策廟算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勲勞而恃功肆意寧敢昧利而違聖詔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六日起洛陽其間懸濶不

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恕假令孫皓猶有螳蜋舉斧之勢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皓以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早縛取自為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噂㗖不可聽聞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由有專輒臣雖愚惷以為事君之道唯當竭節盡忠奮不顧身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

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腦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庶必掃除兇逆清一宇宙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下粗察臣之愚欵而識其欲自效之誠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燕王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重死且不報而以頑疎舉錯失宜陛下引恩財加切讓惶怖怔營無地自厝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

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濬復表曰被壬戌詔書下安東將軍所上揚州刺史周浚書謂臣諸軍得孫皓寶物又謂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偽宮輒公文上尚書具列本末又聞渾案陷上臣臣受性愚忠行事舉動信心而前期於不負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公於聖世反白為黑夫佞邪害國自古而然故無極破楚宰嚭滅吳及至石顯傾亂漢朝皆載在典籍為世所戒昔樂毅

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讒間脫身出奔樂羊既反謗書盈篋況臣頑踈能免讒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陛下聖哲欽明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獨立朝無黨援久棄遐外人道斷絶而結恨彊宗取怨豪族以累卵之身處雷霆之衝繭栗之質當豺狼之路其見吞噬豈抗脣齒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闔朝嗟嘆而死不旋踵此臣

之所大怖也今渾之支黨姻族內外皆根據磐牙並處世位閒遣人在洛中專共交構盜言孔甘疑惑觀聽夫曾參之不殺人亦以明矣然三人傳之其母投杼令臣之信行未若曾參之著而讒搆沸騰非徒三夫之對外內扇助為二五之應夫猛獸當途麒麟恐懼況臣脆弱敢不悚慄僞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僞中郎將孔攄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為陛下一死戰決

之皓意大喜謂必能然便盡出金寳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走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刼奪財物畧取妻妾放火燒宫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叅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宫臣時遣記室吏往觀書籍浚使收縳若有遺寳則浚前得不應移蹤後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寳貨以賜將士府庫畧虛而今復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復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汝

南相馮紞等共入觀晧宮乃無席可坐後日又與㸃等共視晧舟船渾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見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寶貨渾應得之又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閒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衆臣軍先至為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勑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左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餘軍縱横詐稱臣軍而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别耳豈獨浚之將士皆

夷齊而臣諸軍悉聚盜跖邪時有八百餘人緣石頭城刼取布帛臣衙門將軍馬潛即収得二十餘人并疏其督將姓名移以付浚使得自科結而寂無反報疑皆縱遣絶其端緒也又聞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財有二千人而渾浚露布言以萬計以吳剛子為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可具問孫皓及其諸臣則知其定審若信如所聞浚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於臣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

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嗜故其宜耳渾案臣瓶罄小器蒙國厚恩頻繁擢叙遂過其任渾此言最信内省慙懼今年平吴誠為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既無孟側策馬之好而令濟濟之朝有讒邪之人虧穆穆之風損皇代之美由臣頑疎使致於此拜表流汗言不識次濬至京都有司奏濬表既不列前後所被七詔月日又赦後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詔曰濬前受詔徑造秣陵

後乃下受渾節度詔書稽留所下不至便令與不受詔同責未為經通濬不即表上被渾宣詔此可責也濬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眚掩之有司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勑付廷尉禁推詔曰勿推拜濬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五置此營自濬始也有司又奏輔國依比未為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為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封為襄陽縣侯邑萬户封子彝楊鄉亭侯

邑千五百户賜絹萬匹又賜衣一襲錢三十萬及食物
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及豪强所抑屢為有司所奏
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
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
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
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
者輙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
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

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未不能遣諸胷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温令李密等並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王渾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其相猜防如此濬平吴之後以勲高位重不復素業自居乃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其有辟引多是蜀人示不遺故舊也後又轉濬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後軍將

軍如故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謚曰武塋栢谷山大營
塋域塋垣周四十五里面别開一門松栢茂盛子矩嗣
矩弟暢散騎郎暢子粹太康十年武帝詔粹尚潁川公
主仕至魏郡太守濬有二孫過江不見齒録安西將軍
桓溫鎮江陵表言之曰臣聞崇德賞功為政之所先興
滅繼絶百王之所務故德參時雍則奕世承祀功烈一
代則永錫祚胤案故撫軍王濬歷職内外任兼文武料
敵制勝明勇獨斷義存社稷之利不顧專輒之罪荷戈

長驚席卷萬里僭號之吴面縛象魏今皇澤被於九州
玄風洽於區外襄陽之封廢而莫續恩寵之號墜於近
嗣遐邇酸懷臣竊悼之濬今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
磬餬口江濵四節蒸嘗菜羹不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
之嗣世祖旌賢建葛亮之胤夫效忠異代立功異國尚
通天下之善使不泯棄況濬建元勲於當年著嘉慶於
身後靈基託根於南垂皇祚中興於江左舊物克彰神
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誠宜加恩少垂矜憫

追録舊勲纂錫茅土則聖朝之恩宣暢於上忠臣之志不墜于地矣卒不見省

唐彬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父臺泰山太守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遊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强力兼人晚乃敦悦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教授恒數百人初為郡門下掾轉主簿刺史王沉集諸參佐盛論距吳之策以問九郡吏彬與譙郡主簿張惲俱

陳吳有可兼之勢況善其對又使彬難言吳未可伐者而辭理皆屈還遷功曹舉孝廉州辟主簿累遷別駕彬忠肅公亮盡規匡救不顯諫以自彰又奉使詣相府計事于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為掾屬帝以問其叅軍孔顥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在坐歛板而稱曰彬之為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彬為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迹言滿天下無口

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初鄧艾之誅也文帝以艾久在隴右素得士心一旦夷滅恐邉情搔動使彬密察之彬還白帝曰鄧艾忌克詭狹矜能負才順從者謂為見事直言者謂之觸迕雖長史司馬參佐牙門答對失指輒見駡辱處身無禮大失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數勞衆力隴右甚患苦之喜聞其禍不肯為用今諸軍已至足以鎮壓内外願無以為慮俄除尚書水部郎泰

始初賜爵關内侯出補鄞令彬導德齊禮期月化成遷弋陽太守明設禁防百姓安之以母喪去官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尋又詔彬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吳之策甚合帝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為衆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禽獲自巴陵沔口以

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吳平詔曰廣武將軍唐彬受任方隅東禦吳寇南臨蠻越撫寧疆埸有綏禦之績又每忼慨志在立功頃者征討扶疾奉命首啟戎行獻俘授馘勲效顯著其以彬為右將軍都督巴東諸軍事徵拜翊軍校尉改封上庸縣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朝有疑議每參預焉北虜侵掠北

平以彬為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既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諭國命示以恩信於是鮮卑二部大莫廆擿何等並遣侍子入貢兼脩學校誨誘無倦仁惠廣被遂開拓舊境却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溫城泊于碣石緜亘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堠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鮮卑諸種畏懼遂殺大莫廆彬欲討之恐列上俟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車牛參軍許祇密

奏之詔遣御史檻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見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為立碑作頌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為之立碑元康初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虛心飢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

人皆到郴敬而待之元康四年卒官時年六十謚曰襄

賜絹二百匹錢二十萬長子嗣官至廣陵太守少子岐

征虜司馬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鄉

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遄征渾既獻捷横江濬

亦尅清建鄴于時討吴之役將帥雖多定吴之功此焉

為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稟廟堂下

憑將士豈非懋勲懋德善始善終者歟此而不存彼焉

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箕成茲貝錦遂乃喧黷宸扆斁亂彝倫既為戒於功臣亦致譏於清論豈不惜哉王濟遂驕父之褊心乖爭子之明義雋材雖多亦奚以為也唐彬畏避交爭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

贊曰二王總戎淮海攸同渾既害善濬亦矜功武子豪傑夙參朝列逞慾牛心紆情馬埒儒宗知退避名全節

晉書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四十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十三

山濤 子簡 簡子遐

山濤字巨源河内懷人也父曜宛句令濤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吕安善後遇阮籍便為竹林之遊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

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為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閒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吕望欲仕邪命司隷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

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令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賜藜杖一枚晚與尚書和逌交又與鍾會裴秀竝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竝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新沓子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

命太子拜之帝以齊王攸繼景帝後素又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為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詣鄴泰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為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

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轉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入為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除議郎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莫為比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

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尚居諒闇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為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内外而竝得其才咸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情章表數十上久不攝職為左丞白褒所奏帝曰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問濤不自安表謝

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為加曲私臣亦何心屢瀝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帝再手詔曰白衷奏君甚妄所以不即推直不喜凶赫耳君之明度豈當介意邪便當攝職令斷章表也濤志必欲退因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詔曰山僕射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未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遣丞掾奉詔喻旨若體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輿車輿還寺舍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

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踈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而不能改後以年衰疾篤上疏告退曰臣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於聖時迫於老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

靜之百姓自正但當崇風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復何事臣耳目聾瞑不能自勵君臣父子其間無文是以直陳愚情乞聽所請乃免冠徒跣上還印綬詔曰天下事廣加吳土初平凡百草創當共盡意化之君不深識往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側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髙尚其事乎當崇至公勿復為虛飾之煩濤苦表請退詔又不許尚書令衛瓘奏濤以微苦久不視職手詔頻煩猶未順旨參議以為無專節之尚違至公

之義若實況篤亦不宜居位可免濤官中詔璀曰濤以德素為朝之望而常深退讓至于懇切故比有詔欲必奪其志以匡輔不逮主者旣不思明詔旨而反深加詆案虧崇賢之風以重吾不德何以示遠近邪濤不得已又起視事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濤以老疾固辭手詔曰君以道德為世模表況自先帝識君遠意吾將倚君以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邪吾之至懷故不足以喻乎何來言至懇切也

且當以時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濤又上表固讓不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冦賊猋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後拜司徒濤復固讓詔曰君

年耆德茂朝之碩老是以授君台輔之位而遠崇克讓
至于反覆良用於邑君當終始朝政翼輔朕躬濤又表
曰臣事天朝三十餘年卒無毫釐以崇大化陛下私臣
無已猥授三司臣闇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
凶下有廟門之咎願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詔曰
君翼賛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勲朕所倚賴司徒之職
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答羣望豈宜冲讓以自損損邪
已勑斷章表使者乃臥加章綬濤曰垂没之人豈可污

宫府予輿疾歸家以太康四年薨時年七十九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百匹以供喪事策贈司徒蜜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蜜印青朱綬祭以太牢謚曰康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匹左長史范晷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為之立室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禄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為鬲令貪

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子該淳允謨簡

該字伯倫嗣父爵仕至并州刺史太子左率贈長水校尉該子瑒字彥祖翊軍校尉次子世回吏部郎散騎常侍淳字子元不仕允字叔眞奉車都尉並少尫病形甚

短小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辭以問於允允自以尫陋不肯行濤以為勝已乃表曰臣二子尫病宜絕人事不敢受詔謨字季長明惠有才智官至司空掾

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為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弘農楊淮齊名初為太子舍人累遷太子庶子黃門郎出為青州刺史徵拜侍中頃之轉尚書歷鎮軍將

軍荆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不行復拜尚書光熙初轉吏部尚書永嘉初出為雍州刺史鎮西將軍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簡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上疏曰臣以為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茍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盛元愷登庸周室之隆濟濟多士秦漢以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君臨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斯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

君臣名節古今遺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萬姓流散死亡略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順人受禪于魏泰始初躬親萬幾佐命之臣咸皆率職時黄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評尚書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為不先所難而辨其所易陛下初臨萬國人思盡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見後進儁才鄉邑尤異才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叙是爵人於朝與

衆共之之義也朝廷從之永嘉三年出爲征南將軍都
督荊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
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
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
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
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
白接䍦舉鞭向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家在并州簡愛將
也尋加督寧益軍事時劉聰入寇京師危逼簡遣督護

王萬率師赴難次于涅陽爲宛城賊王如所破遂嬰城自守及洛陽陷没簡又爲賊嚴嶷所逼乃遷于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彦夏舊友爲之惆悵簡豈利人之機以爲功伐乎其篤厚如此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沔漢讌會之日寮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年六十卒追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子遐

遐字彦林為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寛弛豪族多挾藏戸口以為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戸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強莫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宜屈辱又以遐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内史何充牋乞留百日窮翦逋逃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後為東陽太守為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入重豈郡多罪人將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遐處之自若郡境

肅然卒於官

史臣曰若夫居官以絜其務欲以啓天下之方事親以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吏曹湮滅西園有三公之錢蒲陶有一州之任貪饕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世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稍殄理或可言委以銓綜則羣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將矯前失歸諸後正惠絕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啓事者豈斯之謂

鍬若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筭也

王戎　　從弟衍　澄　郭舒

王戎字濬沖琅邪臨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州刺史貞陵亭侯戎幼而頴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

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為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沖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為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賢嘗上巳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

為識鑒者所賞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為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别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為知言襲父爵辟相國掾歴吏部黄門郎散騎常

侍河東太守荆州刺史坐遣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贖
論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伐吴戎遣叅軍羅尚
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吴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朗
各率衆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吴牙門將孟泰以蘄春
邾二縣降吴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户賜絹六千
匹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吴光禄勲石偉方直不
容晧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偉為議郎
以二千石禄終其身荆土悅服徵為侍中南郡太守劉

肇賂戎筩中細布五十端爲司隷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爲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爲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爲清愼者所鄙由是損名戎在職雖無殊能而庶績脩理後遷光禄勲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棊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沖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

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苫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幷賜藥物又斷賓客楊駿執政拜太子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震外內戎誡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之繇不從果得罪轉中書令加光禄大夫給恩信五十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始為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今内外羣官

居職未期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尋轉司徒以王政將圯苟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壻也頠誅戎坐免官齊王冏起義孫秀録戎於城内趙王倫子欲取戎為軍司博士王繇曰濬沖譎詐多端安肯為少年用乃止惠帝反宫以戎為尚書令既而河間王

顒遣使就説成都王穎將誅齊王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讒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恊卿其善為我籌之戎曰公首舉義衆匡定大業開闢已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謀臣葛旟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

戎偽藥發墮厠得不及禍戎以晉室方亂慕蘧伯玉之為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户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寮寀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

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懽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鑚其核以此獲譏於世其後從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戎復詣鄴隨帝還洛陽車駕之西遷也戎出奔于郟在危難之間親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賓歡娛永日永興二年薨于郟縣時年七十二謚曰元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

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縵縵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為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嘗經黄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為時之所覊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為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

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有庶子興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悟子為嗣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乂為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時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衍幼年無屈下之色衆咸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衍恥之遂陽狂自免武帝

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之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衍初好論從横之術故尚書盧欽舉為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虚而已嘗因宴集為族人所怒舉樏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為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之間家資罄盡出就洛城西田園而居焉後為太子舍人

遷尚書郎出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為中庶子黄門侍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為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藉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

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為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宫中之埶剛愎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

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為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後歷北軍中候中領軍尚書令女為愍懷太子妃太子為賈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曰衍與司徒梁王肜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肜等伏讀辭旨懇惻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既求離婚得太子

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蹇之操宜加顯責以厲
臣節可禁錮終身從之衍素輕趙王倫之為人及倫篡
位衍陽狂斫婢以自免及倫誅拜河南尹轉尚書又為
中書令時齊王冏有匡復之功而專權自恣公卿皆為
之拜衍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為中軍師
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
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
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

澄為荆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荆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黄鉞以距之衍使前將軍曹武左衛將軍王景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尚書令如故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洛陽危逼多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牛車以安衆心越之討苟晞也衍以太尉為太傅軍司及越薨衆共推為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

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為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為我盡力又何足責乎勒曰

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六衍儁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為人所尚如此子玄字眉子少慕簡曠亦有俊才與衛玠齊名荀藩用為陳留太守屯尉氏玄素名家有豪氣荒弊之時人情不附將赴祖逖為盜所害焉

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為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牕而走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嘗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峰大儁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

輒云已經平子矣少歷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及穎敗東海王越請為司空長史以迎大駕勳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鯤庾敳阮脩皆為衍所親善號為四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誕窮懽極娛惠帝末衍白越以澄為荊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蠻校尉敦為青州衍因問以方略敦曰當

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算略無方一坐嗟服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鷇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内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黙然不答澄既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懐擢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以為别駕委以州府時京師危逼澄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為如黨嚴嶷所獲嶷偽

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抜未答曰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為信然散衆而還既而耻之託糧運不贍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能進巴蜀流人散在荆湘者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内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偽許之既而襲之於寵洲以其妻子為賞沉八千餘人於江中於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弢為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王機于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

但與機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內外怨叛澄望實雖損猶傲然自得後出軍擊杜弢次于作塘山簡參軍王沖叛于豫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杜蕤守江陵澄遷于孱陵尋奔沓中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澄不能從初澄命武陵諸郡同討杜弢天門太守扈瓌次于益陽武陵內史武察

為其郡吏所害瓌以孤軍引還澄怒以杜曾代瓌爲袁
遂瓌故吏也託爲瓌報讎遂舉兵逐曾自稱平晉將軍
澄使司馬毋丘邈討之爲遂所敗會元帝徵澄爲軍諮
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爲江州鎭豫章澄過詣敦澄夙
有盛名出於敦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力絶人素爲
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
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澄手嘗捉玉枕
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

覿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内澄手引敦衣至于絶帶乃登于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搤殺之時年四十四載尸還其家劉琨聞澄之死歎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澄故吏佐著作郎桓稚上表理澄請加贈謚詔復澄將官謚曰憲長子詹早卒次子徽右軍司馬

郭舒

郭舒字稚行幼請其母從師嵗餘便歸粗識大義鄉人

少府范晷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咸稱舒當為後來之秀終成國器始為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義之刺史夏侯含辟為西曹轉主簿含坐事舒自繫理含事得釋刺史宗岱命為治中喪母去職劉弘牧荊州引為治中弘卒舒率將士推弘子璠為主討逆賊郭勱滅之保全一州王澄聞其名引為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眾務在意舒常切諫之及天下大亂又勸澄修德養威保完州境澄以為亂自京都起非復一州所能匡禦

雖不能從然重其忠亮荆土士人宗㕡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㕡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掐其鼻灸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㕡遂得免澄之奔敗也以舒領南郡澄又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為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採稆湖澤以自給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饑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舒少與杜曾厚曾嘗

召之不往會衙之至是澄又轉舒為順陽太守胃密遣兵襲舒遁逃得免王敦名為叅軍轉從事中郎襄陽都督周訪卒敦遣舒監襄陽軍甘卓至乃還朝廷徵舒為右丞敦留不遣敦謀為逆舒諫不從使守武昌荆州别駕宗澹忌舒才能數譖之於王廙廙疑舒與甘卓同謀密以白敦敦不受高官都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為營太守樂凱言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

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搯鼻灸眉頭舊疾復發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為勝堯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敦曰卿欲何言舒曰繆坦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以强陵弱晏子稱君曰其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衆咸壯之敦重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詣其家表為梁州刺史

病卒

樂廣

樂廣字彦輔南陽淯陽人也父方叅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為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户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為業人無知者性沖約有遠識寡嗜慾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黙如也裴楷嘗引

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王戎為荆州刺史聞廣為夏侯玄所賞乃舉為秀才楷又薦廣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絶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睹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為識者所歎美如此出補元城令遷中書侍郎轉太子中

庶子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
請潘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
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
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
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
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
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
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

沉痾頓愈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故命駕為剖析之玠病即愈廣歎曰此賢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廣所在為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為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為稱首焉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

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為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為得之矣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亦任放為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其居才愛物動有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己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先

是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甞外户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絶廢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衆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隷校尉滿奮劾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衆人代廣危懼孫琰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今若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後東安王繇當

為僕射轉廣為右僕射領吏部代王戎為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成都王穎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乂遘難而廣既處朝望羣小讒謗之乂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乂猶以為疑廣竟以憂卒荀藩閻廣之不免也為之流涕三子凱肇謨凱字弘緒大司馬齊王掾参驃騎軍事肇字弘茂太傅東海王掾洛陽陷兄弟相攜南渡江謨字弘範征虜將軍吳郡内史

史臣曰漢相清靜見譏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於尸祿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濬沖善發談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園而高視彼既憑虛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衍則自保其身寧論宗稷及三方搆亂六戎藉手犬羊之侶鋒鏑如雲夷甫區區焉佞彼兇渠以求容貸頹牆之隕猶有禮也平子肆情傲物對境難堪終夭厥生自貽伊敗且夫衣服表容珪璋範德聲移宮羽彩照山華布武有章立言成訓澄

之箕踞不已甚矣若乃解袒登枝裸形捫鵲以此爲達
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及道睽將聖事乖踐指操
情獨往自夭其生者焉昔晏嬰哭莊公之尸樂令解愍
懷之客豈閶伯夷之風歟愞夫能立志者也
贊曰晉家求士乃構仙臺陵雲切漢山吏知材濬沖居
鼎談優務劣夷甫兩顧退求三穴神亂當年忠乖曩列
平子陵侮多於用拙樂令披雲高天澄徹

晉書卷四十三

晉書卷四十四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十四

鄭袤子默 默子球

鄭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也高祖衆漢大司農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為不亡矣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為豫章太守渾

往依之歆素與泰善撫養袁如已子年十七乃還鄉里性清正時濟陰魏諷為相國掾名重當世袁同郡任覽與結交袁以諷奸雄終必為禍勸覽遠之及諷敗論者稱焉魏武帝初封諸子為侯精選賓友袁與徐幹俱為臨淄侯文學轉司隸功曹從事司空王朗辟為掾袁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朗皆命之後咸至大位有重名袁遷尚書郎出為黎陽令吏民悅服太守班下屬城特見甄異為諸縣之最遷尚書右丞轉濟陰太守

下車旌表孝悌敬禮賢能興立庠序開誘後進調補大將軍從事中郎拜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裦曰賢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魏郡百姓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裦在廣平以德化為先善作條教郡中愛之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泣路隅遷少府高貴鄉公即位裦與河南尹王肅備法駕奉迎於元城封廣昌亭侯徙光祿勳領宗正毌丘儉作亂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祖送於城東裦疾病不任會

帝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禄為恨肅以語袤袤自興追帝及於近道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袤共載曰計將何先袤曰昔與儉俱為臺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謀而不達事情自昔建勲幽州志望無限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鋭而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帝稱善轉太守高貴鄉公議立明堂辟雍精選博士袤舉劉毅劉寔程咸庾峻後並至公輔大位及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進封安城

鄉侯邑千户景元初疾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五等初建封密陵伯武帝踐阼進爵為侯雖寢疾十餘年而時賢並相推薦泰始中詔曰光祿大夫密陵侯裒履行純正守道沖粹退有清和之風進有素絲之節宜登三階之曜補袞職之闕令以裒為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裒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于十數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為司空吾時為侍中受詔齎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

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跡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以侯就第拜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簟褥錢五十萬九年薨時年八十五帝於東堂發哀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絹布各百匹以供喪事謚曰元有子六人長子黙嗣次質舒詡稱予位並列卿

黙字思元起家祕書郎考覈舊文刪省浮穢中書令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轉尚書考功郎專典伐蜀

事封關內侯遷司徒左長史武帝受禪與太原郭奕俱為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宮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出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飢默輒開倉振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入為散騎常侍初帝以貴公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為輩求之州內於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默文帝與裒書曰小兒得

厠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及武帝出祠南郊詔使默驂乘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驂乘乎昔州里舉卿相輩常愧有累清談遂問政事對曰勸穡務農為國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崇尚儒素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後以父喪去官尋起為廷尉是時雨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大興刑獄在朝多見引逮唯默兄弟以潔慎不染其流遷太常時僕射山濤欲舉一親親為博士謂默曰卿似尹翁

歸令吾不敢復言默為人敦重柔而能整皆此類也及齊王攸當之國下禮官議崇錫典制博士祭酒曹志等並立異議默容過其事坐免尋拜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默自陳懇至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大臣終喪自默始也服闋為大司農轉光禄勲太康元年卒時年六十八謚曰成尚書令衛瓘奏默才行名望宜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德宜贈三司而后父楊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雋不疑傳常想其人畏遠

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駿深為恨至此駿議不同遂不施行默寬沖博愛謙虛溫謹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竪厮養不加聲色而猶有嫌怨故士君子以為居世之難子球

球字子瑜少辟宰府入侍二宮成都王為大將軍起義討趙王倫球自頓邱太守為右長史以功封平壽公累遷侍中尚書散騎常侍侍中護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永嘉二年卒追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元球弟豫永嘉末

為尚書

李胤

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内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有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與之同州里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胤遂絶房室恒如

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肩既幼孤母人攺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容貌質素頹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沉邃言必有則初仕郡上計掾州辟部從事治中舉孝廉參鎮北軍事遷樂平侯相政尚清簡入為尚書郎遷中護軍司馬吏部郎銓綜廉平賜爵關内侯出補安豐太守文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御史中丞恭恪直繩百官憚之伐蜀之役為西中郎將督關中諸軍事

後為河南尹封廣陸伯泰始初拜尚書進爵為侯肩奏以為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内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心萬幾猥發明詔儀刑古式雖唐虞疇諮周文翼翼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羣公詢納讜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有疾疢不任覲會臨時遣侍臣訊訪詔從之遷吏部尚書僕射尋轉太子少傅詔以肩忠允高亮有匪躬之節

使領司隷校尉胥屢自表讓忝傅儲宫不宜兼監司之官武帝以二職並須忠賢故每不許咸寧初皇太子出居東宫帝以司隷事任峻重而少傅有旦夕輔導之務胥素羸不宜久勞之轉拜侍中加特進俄遷尚書令侍中特進如故胥雖歷職内外而家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其後帝以司徒舊丞相之職詔以胥為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重稱為任職以吳會初平大臣多有勲勞宜有登進乃上疏遜位帝不聽遣侍中

宣旨優詔敦諭絶其章表肩不得已起視事太康三年薨詔遣御史持節監喪致祠謚曰成皇太子命舍人王贊誄之文義甚美帝後思肩清節詔曰故司徒李肩太常彭灌並履忠清儉身没家無餘積賜肩家錢二百萬穀千斛灌家半之三子固貞長脩固字萬基散騎郎先肩卒固子志嗣爵志字彦道歴位散騎侍郎建威將軍陽平太守貞長位至太僕卿脩黄門侍郎太弟中庶子

盧欽　子浮　弟子志　志子諶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祖植漢侍中父毓魏司空世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舉孝廉不行魏大將軍曹爽辟為掾爽弟嘗有所屬請欽白爽子弟不宜干犯法度爽深納之而罰其弟除尚書郎爽誅免官後為侍御史襲父爵大利亭侯累遷琅邪太守宣帝為太傅辟從事中郎出為陽平太守遷淮北都督伏波將軍甚有稱績徵拜散騎常侍大司農遷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為都督沔北諸軍事平南將軍假節

給追鋒軺臥車各一乘第二駙馬二乘騎具刀器御府人馬鎧等及錢三十萬欽在鎮寛猛得中疆埸無虞入為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以清貧特賜絹百匹欽舉必以材稱為廉平咸寧四年卒詔曰欽履道清正執德貞素文武之稱著於方夏入躋機衡惟允庶事肆勤內外有匪躬之節不幸薨沒朕甚悼之其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布五十匹錢三十萬謚曰元又以欽忠清高潔不營産業身沒

之後家無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為立第舍復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楊囂並素清貧身沒之後居無私積頃者饑饉聞其家大匱其各賜穀三百斛欽歷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為務禄奉散之親故不營貲產動循禮典妻亡制廬杖終喪居外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名曰小道子浮嗣

浮字子雲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然朝廷器重之以為國子博士祭酒祕書監皆不就欽弟珽字子笏

衛尉卿斑子志

志字子道初辟公府掾尚書郎出爲鄴令成都王穎之鎮鄴也愛其才量委以心膂遂爲謀主齊王冏起義遣使告穎穎召志計事志曰趙王無道肆行簒逆四海人神莫不憤怒今殿下總率三軍應期電發子來之衆不召自至掃夷凶逆必有征無戰然兵事至重聖人所愼宜旌賢任才以收時望穎深然之改選上佐高辟掾屬以志爲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專掌文翰穎前鋒都督

趙驤為倫所敗士衆震駭議者多欲還保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勝必有輕易凌轢之情若頓兵不進三軍畏衂懼不可用且戰何能無勝負宜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竒也潁從之及倫敗志勸潁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得濟河此之大勲莫之與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並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

遂以母疾還藩委重於冏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朝廷封志為武强侯加散騎常侍及河間王顒納李含之説欲内除二王樹穎儲副遣報穎穎將應之志正諫不從及冏滅穎遥執朝權遂懷觖望之心以長沙王乂在内不得恣其所欲密欲去乂時荆州有張昌之亂穎表求親征朝廷許之會昌等平乃迴兵以討乂志諫曰公前有復皇祚之大勲及事平歸功於齊辭九錫之賞不當朝政之權振陽翟飢人葬黄橋白骨皆咸德之

事四海之人莫不觭賴矣逆寇縱肆猾擾荆楚今公掃清犀難南土以寧振旅而旋頓軍閫外文服入朝此霸王者之事也穎不納及乂死穎表志為中書監留鄴參署相府事乘輿敗於蕩陰穎遣志督兵迎帝及王浚攻鄴志勸穎奉天子還洛陽時甲士尚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衆皆成列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穎未能決俄而衆潰唯志與子謐兄子綝殿中武賁千人而已志復勸穎早發時有道士姓黄號曰聖人太妃信之及使呼

入道士求兩杯酒飲乾拋杯而去於是志計始決而人馬復散志於營陣間尋索得數乘鹿車司馬督韓玄收集黃門得百餘人志入帝問志曰何故散敗至此志曰賊去鄴尚八十里而人士一朝駭散太弟今欲奉陛下還洛陽帝曰甚佳於是御犢車便發屯騎校尉郝昌先領兵八千守洛陽帝名之至汲郡而昌至兵仗甚盛志喜於復振啓天子宜下赦書與百姓同其休慶既達洛陽志啓以滿奮為司隸校尉奔散者多還百官粗備帝

悅賜志絹二百匹緜百斤衣一襲鶴綾袍一領初河間王顒聞王浚起兵遣右將軍張方救鄴方聞成都軍敗頓兵洛陽不敢進縱兵虜掠密欲遷都長安將焚宗廟宮室以絶人心志說方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為襲之乃止方遂逼天子幸其壘帝垂泣就輿唯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臣駑怯無所云補唯知盡微誠不離左右而已停方壘三日便西志復從至長安顒被黜志亦免官及東海王

越奉迎大駕顒啓帝復穎還鄴以志為魏郡太守加左將軍隨穎北鎮行達洛陽而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距穎穎還長安未至而聞顒斬張方求和於越穎住華陰志進長安詣闕陳謝即還就穎於武關奔南陽復為劉陶所驅迴詣河北及穎薨官屬奔散唯志親自殯送時人嘉之越命志為軍諮祭酒遷衛尉永嘉末轉尚書洛陽沒志將妻子北投并州刺史劉琨至陽邑為劉粲所虜與次子謐詵等俱遇害於平陽長子謨

諶字子諒清敏有理思好老莊善屬文選尚武帝女滎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未成禮而公主卒後州舉秀才辟太尉掾洛陽沒隨志北依劉琨與志俱為劉粲所虜粲據晉陽留諶為參軍琨收散卒引猗盧騎還攻粲粲敗走諶得赴琨先父母兄弟在平陽者悉為劉聰所害琨為司空以諶為主簿轉從事中郎琨妻即諶之從母既加親愛又重其才地建興末隨琨投段匹磾匹磾自領幽州取諶為別駕匹磾既害琨尋亦敗喪時南路阻絶

段末波在遼西諶往投之元帝之初末波通使於江左諶因其使抗表理琨文旨甚切於是即加弔祭累徵諶為散騎中書侍郎而為末波所留遂不得南渡末波死弟遼代立諶流離世故且二十載石季龍破遼西復為季龍所得以為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屬冉閔誅石氏諶隨閔軍於襄國遇害時年六十七是歲永和六年也諶名家子早有聲譽才高行潔為一時所推值中原喪亂與清河崔悅潁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

暢並淪陷非所雖俱顯於石氏恒以為辱諶每謂諸子曰吾身沒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爾撰祭法注莊子及文集皆行於世悅字道儒魏司空林曾孫劉琨妻之姪也與諶俱為琨司空從事中郎後為末波佐史沒石氏亦居大官其緯憲暢並別有傳

華表　子廙　廙子恒　廙弟嶠

華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也父歆清德高行為魏太尉表年二十拜散騎黄門郎累遷侍中正元初石苞來朝

盛稱高貴鄉公以為魏武更生時聞者流汗沾背表懼
禍作頻稱疾歸下舍故免於大難後遷尚書五等建封
觀陽伯坐供給喪事不整免泰始中拜太子少傅轉光
禄勲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曰表清貞履素
有老成之美久幹王事靜恭匪懈而以疾固辭章表懇
至今聽如所上以為太中大夫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
禄賜與卿同門施行馬表以苦節垂名司徒李胤司隸
王宏等並歎美表清澹退靜以為不可得貴賤而親疏

也咸寧元年八月卒時年七十二謚曰康詔賜朝服有

六子廙岑嶠鑒澹簡

廙字長駿弘敏有才義妻父盧毓典選難舉姻親故廙

年三十五不得調晚為中書通事郎泰始初遷冗從僕

射少為武帝所禮歷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前軍將軍侍

中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疾篤輒還仍遭喪舊

例葬訖復任廙固辭迕旨初表有賜客在鬲使廙因縣

令袁毅録名三客各代以奴及毅以貨賕致罪獄辭迷

謬不復顯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與廙而殺亦盧氏壻也又中書監荀勗先為中子求廙女廙不許為恨因密啓帝以袁毅貨賕者多不可盡罪宜責最所親者一人因指廙當之又緣廙有違忤之咎遂於喪服中免廙官削爵土大鴻臚何遵奏廙免為庶人不應襲封請以表世孫混嗣表有司奏曰廙所坐除名削爵一時之制廙為世子著在名簿不聽襲嗣此為刑罰再加諸侯犯法八議平處者褒功重爵也嫡統非犯終身棄罪廢之為

重依律應聽襲封詔曰諸侯薨子踰年即位此古制也應即位而廢之爵命皆去矣何為罪罰再加且吾之責廙以肅貪穢本不論常法也諸賢不能將明此意乃更詭易禮律不顧憲度君命廢之而羣下復之此為上下正相反也於是有司奏免議者官詔皆以贖論混以世孫當受封逃避斷髮陽狂病瘖不能語故不得拜世咸稱之廙棲遲家巷垂十載教誨子孫講誦經典集經書要事名曰善文行於世與陳勰共造賭闈於宅側帝嘗

出視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帝心憐之帝後又登陵雲臺望見廙苜蓿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年以為中書監惠帝即位加侍中光禄大夫尚書令進爵為公廙應楊駿召不時還有司奏免官尋遷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動遵禮典得傅導之義後年衰病篤詔遣太醫療病進位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時河南尹韓壽因託賈后求以女配廙孫陶廙距而不許后深以為恨故遂不

登台司年七十五卒謚曰元三子混嵩恒

混字敬倫嗣父爵清貞簡正歷位侍中尚書卒官子陶嗣補鞏令沒於石勒

嵩字敬叔為河南尹與荀藩荀組俱避賊至臨潁父子並遇害

恒字敬則博學以清素為稱尚武帝女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康初東宫建恒以選為太子賓友賜爵關内侯食邑百戸辟司徒王渾倉曹掾屬除散騎侍郎累

遷散騎常侍北軍中候俄拜領軍加散騎常侍愍帝即位以恒為尚書進爵苑陵縣公頃之劉聰逼長安詔出恒為鎮軍將軍領潁川太守以為外援恒與合義軍得二千人未及西赴而關中陷沒時羣賊方盛所在州郡相繼奔敗恒亦欲棄郡東渡而從兄軼為元帝所誅以此為疑先書與驃騎將軍王導導言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况羣從乎即召恒補光祿勲恒到未及拜更以為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尋拜太常議立郊

祀尚書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須還洛乃脩郊祀恒議漢獻帝居許即便郊祡宜於此修立司徒荀組驃騎將軍王導同恒議遂定郊祀尋以疾求解詔曰太常職主宗廟烝嘗敬重而華恒所疾不堪親奉職事夫子稱吾不與祭如不祭況宗伯之任職所司邪令轉恒為廷尉頃之加特進太寧初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督石頭水陸諸軍事王敦表轉恒為護軍疾病不拜授金紫光禄大夫又領太子太保成帝即位加散騎常侍領國子

祭酒咸和初以愍帝時賜爵進封一皆削除恒更以討
王敦功封苑陵縣侯復領太常蘇峻之亂恒侍帝左右
從至石頭備履艱危困悴踰年初恒為州大中正鄉人
任讓輕薄無行為恒所黜及讓在峻軍中任勢多所殺
害見恒輒恭敬不肆其虐鍾雅劉超之死亦將及恒讓
盡心救衛故得免及帝加元服又將納后寇難之後典
籍靡遺婚冠之禮無所依據恒推尋舊典撰定禮儀并
郊廟辟雍朝廷軌則事並施用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常

侍如故固讓未拜會卒時年六十九册贈侍中左光禄
大夫開府謚曰敬恒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
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時人以此
貴之子俊嗣為尚書郎俊子仰之大長秋
嶠字叔駿才學深博少有令聞文帝為大將軍辟為掾
屬補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泰始初賜爵關内侯遷
太子中庶子出為安平太守辭親老不行更拜散騎常
侍典中書著作領國子博士遷侍中太康末武帝頗親

宴樂又多疾病屬小瘳嶠與侍臣表賀因微諫曰伏惟
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抃舞臣等愚戇竊有微
懷以為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慮福於垂成祚乃日新
唯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沖
靜和氣嗇養精神頤身於清簡之宇留心於虛曠之域
無厭世俗常戒以忽羣下之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
帝手詔報曰輒自消息無所為慮元康初封宣昌亭侯
誅楊駿改封樂鄉侯遷尚書後以嶠博聞多識屬書典

實有良史之志轉秘書監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為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之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為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徧觀秘籍遂就其緒起于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為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録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為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為典以有堯

典故也而改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録之風藏之祕府後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衛瓘為東宮傅列上通講事遂施行嶠所著論議難駁詩賦之屬數十萬言其所奏官制太子宜還宮及安邊雩祭明堂辟雍浚導河渠巡禹之舊跡置都水官修蠶宮之禮置長秋事多施行元康三年卒追贈少府謚曰簡嶠性嗜酒率常沉醉所撰書十典未成而終祕書監何

劭奏嶠中子徹為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後監繆徵又奏嶠少子暢為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草魏晉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官永嘉喪亂經籍遺沒嶠書存者五十餘卷嶠有三子頤徹暢頤嗣官至長樂內史暢有才思所著文章數萬言遭寇亂避難荆州為賊所害時年四十

石鑒

石鑒字林伯樂陵厭次人也出自寒素雅志公亮仕魏

歷尚書郎侍御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多所糾正朝廷憚之出為并州刺史假節護匈奴中郎將武帝受禪封堂陽子入為司隸校尉轉尚書時秦涼為虜所敗遣鑒都督隴右諸軍事坐論功虛偽免官後為鎮南將軍豫州刺史坐討吳賊虛張首級詔曰昔雲中守魏尚以斬首不實受刑武牙將軍田順以詐增虜獲自殺誣罔敗法古今所疾鑒備大臣吾所取信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敗為得竟不推究中間黜免未久尋復授用冀能補

過而乃與下同詐所謂大臣義得爾予有司奏是也顧
未忍耳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勿削爵土也久之
拜光祿勲復為司隷校尉稍加特進遷右光祿大夫開
府領司徒前代三公册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
也自魏末已後廢不復行至鑒有詔令會遂以為常大
康末拜司空領太子太傅武帝崩鑒與中護軍張劭監
統山陵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為太傅楊駿所疑不敢臨
喪出營城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駿駿大懼白太后令

帝為手詔詔鑒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使率所領催鑒速發鑒以為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已別道還許昌於是駿止論者稱之山陵訖封昌安縣侯元康初為太尉年八十餘克壯慷慨自遇若少年時人美之尋薨謚曰元子陋字處賤襲封歷屯騎校尉

温羨

温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祖恢魏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號曰

六龍羨少以朗寤見稱齊王攸辟為掾遷尚書郎惠帝即位拜豫州刺史入為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及齊王冏輔政以羨攸之故吏意特親之轉吏部尚書先是張華被誅冏建議欲復其官爵論者或以為非羨駁之曰自天子已下爭臣各有差不得歸罪於一人也故晏子曰為己死亡非其親昵誰能任之里克之殺二庶陳乞之立陽生漢朝之誅諸呂皆積年之後乃得立事未有事主見存而得行其志於數月之內者也式乾之會張華

獨諫上宰不和不能承風贊善望其指麾從命不亦難乎況今皇后譖害其子內雖不預禮非所任且后體齊於帝尊同皇極罪在枉子事不為逆義非所討今以華不能廢枉子之后與趙盾不討殺君之賊同而貶責之於義不經通也華竟得追復爵位其後以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勳封大陵縣公邑千八百户出為冀州刺史加後將軍范陽王虓敗於許昌也自牧冀州羨乃避之惠帝之幸長安以羨為中書令不就及帝還洛陽徵為中

書監加散騎常侍未拜會帝崩懷帝即位遷左光禄大夫開府領司徒論者僉謂為速在位未幾病卒贈司徒謚曰元有三子祗允裕祗字敬齊太傅西曹掾允字敬咸太子舍人裕字敬嗣尚武安長公主官至左光禄大夫

史臣曰晉氏中朝承累世之資建無幷之業衣冠斯盛英彦如林此數公者或以雅望處台梖或以高名居保傅自非一時之秀亦曷能至于斯惜其參緘於論道之

辰獨善於焦濟之日良圖鯁議無足多談然退已進賢

林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國宣伯協恭孝之規子若之

儒素為基偉容之苦節流礜慶垂來葉不亦宜哉石鑒

以公亮升溫羨以明㡺顯屬于危亂不隕其名歲寒見

松栢之後彫斯人之謂矣

贊曰讓矣密陵孝哉廣陸欽既博雅表亦貞肅鑒績克

宣溫聲載穆同鏘玉振爭芬蘭郁

晉書卷四十四

晉書卷四十五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十五

劉毅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陽城景王章之後父喈丞相屬毅幼有孝行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

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魏末本部察孝廉辟司隷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將彈河南尹司隷不許曰攫獸之犬鼷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同郡王基薦毅於公府曰毅方正亮直挺然不羣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往日僑仕平陽為郡股肱正色立朝舉綱引墨朱紫有分鄭衛不雜孝弟著於邦族忠貞效於三魏昔孫陽取騏驥於吳坂秦穆拔百里於商旅毅未遇知己無所自呈前已

口白謹復申請太常鄭袤舉博士文帝辟為相國掾辭疾積年不就時人謂毅忠於魏氏而帝怒其顧望將加重辟毅懼應命轉主簿武帝受禪為尚書郎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帝以毅忠蹇正直使掌諫官轉城門校尉遷太僕拜尚書坐事免官咸寧初復為散騎常侍博士祭酒轉司隷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蓋寬饒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為不敬止之於門

外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入帝嘗南郊禮畢喟然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為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散騎常侍鄒湛進曰世談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不多同昔馮唐答文帝云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歡然以此相校

聖德乃過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卿初無言今於小事何見褒之甚湛曰臣聞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言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陛下發不世之詔出思慮之表臣之喜慶不亦宜乎在職六年遷尚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庭沫

流不禁卜藏其漦至周幽王禍釁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正德未修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為瞿然賀慶之事宜詳依典義動静數示尚書郎劉漢等議以為龍體既蒼雜以素文意者大晉之行戢武興文之應也而毅乃引衰世妖異以疑今之吉祥又以龍在井為潛皆失其意潛之為言隱而不見今龍彩質明煥示人以物非潛之謂也毅應推處詔不聽後陰氣解而復合毅上言必有阿黨

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誅故也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心訩訩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為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為

清品葉以得實為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

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
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
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
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
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
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
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
鎮異同一言議不調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

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選令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刀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令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搆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刀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駮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讎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妄之訟禍及吳楚鬬

難之變難興魯邦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為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

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于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絶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横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

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

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為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敘是為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

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
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
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
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縶選舉使
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品所疎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
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
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
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

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鋭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從横雖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

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于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為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毁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疏奏優詔答之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復古鄉議里選帝竟不施行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切直無所曲撓為朝野之

所式瞻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撻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帝以毅清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以光禄大夫歸第門施行馬復賜錢百萬後司徒舉毅為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表曰禮凡卑者執勞尊者居逸是順叙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往者同為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内之職資塗所經

出處一致令詢管四十萬户州兼董司百寮總攝機要
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以為劇
毅但以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於毅太優詢舒太
劣若以前聽致仕不宜復與遷授位者故光祿大夫鄭
袤為司空是也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尚可復委以宰
輔之任不可諮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安昔鄭武公年
過八十入為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毅前為
司隸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按劾諺曰受堯之誅不

能稱充直臣無黨古今所悉是以汲黯死於淮陽董仲舒裁為諸侯之相而毅獨遭聖明不離輦轂當世之士咸以為榮毅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疾惡之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為機閣毅使絕人倫之路也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清談倒錯矣於是青州自二品已上憑毅取正光禄勲石鑒等共奏曰謹按陳留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如左臣州履境海岱条風齊魯

故人俗務本而世敦德讓今雖不克於舊而遺訓猶存是以人倫歸行士識所守也前被司徒符當參舉州大中正僉以光禄大夫毅純孝至素著在鄉閭忠允亮直竭於事上仕不為榮惟期盡節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高義明出處同揆故能令義士宗其風景州閭歸其清流雖年耆偏疾而神明克壯實臣州人士所思準繫誠以毅之明格能不言而信風之所動清濁必偃以稱一州咸同之望也竊以為禮賢尚德教之大典王制奪與

動為開塞而士之所歸人倫為大臣等虛劣雖言廢於前令承尹書敢不列啓按尹所執非惟惜名議於毅之身亦通陳朝宜奪與大準以為尹言當否應蒙評議由是毅遂為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别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太康六年卒武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贈儀同三司使者監護喪事羽林左監北海王宫上疏曰中詔以毅忠允匪躬贈班台司斯誠聖朝考績以毅著勲之美事也臣謹按謚者行之迹而號者功

之表令毅功德並立而有號無謚於義不體臣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謚法主於行而不繫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雖沒而高行不加之謚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銘跡所殊臣願聖世舉春秋之遠制改列爵之舊限使夫功行之實不相掩替則莫不率賴若以革舊毀制非所倉卒則毅之忠益雖不攻城略地論德進爵亦應在例臣敢惟行甫請周之義謹牒毅功行如右帝出其表使八座議之多同宮議奏寢不報二子暾總

暾字長升正直有父風太康初為博士會議齊王攸之國加崇典禮暾與諸博士坐議迕旨武帝大怒收暾等付廷尉會赦得出免官初暾父毅疾馮紞姦佞欲奏其罪未果而卒至是紞位宦日隆暾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令紞得無患後為酸棗令轉侍御史會司徒王渾主簿劉與獄辭連暾將收付廷尉渾不欲使府有過欲距劾自舉之與暾更相曲直渾怒便遜位還第暾乃奏渾曰謹按司徒王渾蒙國厚恩備位鼎司不能上佐天子調

和陰陽下遂萬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所敢因劉輿

距扞詔使私欲大府興長獄訟昔陳平不答漢文之問

邴吉不問死人之變誠得宰相之體也旣興刑獄怨懟

而退舉動輕速無大臣之節請免渾官右長史楊丘亭

侯劉肇便辟善柔苟於阿順請大鴻臚削爵土諸閣皦

此奏者皆歎美之其後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

而不救火皦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皦勃然

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

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彰久貴豪侈每出輒從百餘人自此之後務從簡素暾遷太原内史趙王倫篡位假征虜將軍不受與三王共舉義惠帝復阼暾為左丞正色立朝三臺清肅尋兼御史中丞奏免尚書僕射東海公繇及王粹董艾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遂即真遷中庶子左衛將軍司隸校尉奏免武陵王澹及何綏劉坦温畿李晅等長沙王乂討齊王冏暾豫謀封朱虚縣公千八百户乂死坐免頃之復為司隸及惠

帝之幸長安也留暾守洛陽河間王顒遣使鴆羊皇后暾乃與留臺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等上表理后無罪語在后傳顒見表大怒遣陳顏呂朗率騎五千收暾暾東奔高密王略會劉根作逆略以暾為大都督加鎮軍將軍討根暾戰失利還洛至酸棗值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及帝還洛羊后反宮后遣使謝暾曰賴劉司隸忠誠之志得有今日以舊勳復封爵加光祿大夫暾妻前卒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家法婦當拜墓攜賓客親屬數

十乘載酒食而行先是洛陽令王稜為越所信而輕暾暾每欲繩之稜以為怨時劉聰王彌屯河北京邑危懼稜告越云暾與彌鄉親而欲投之越嚴騎將追暾右長史傅宣明暾不然暾聞之未至墓而反以正義責越越甚慙及劉曜寇京師以暾為撫軍將軍假節都督城守諸軍事曜退遷尚書僕射越憚暾久居監司又為衆情所歸乃以為右光禄大夫領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外示崇進實奪其權懷帝又詔暾領衛尉加特進後復以

暾為司隷加侍中暾五為司隷允恊物情故也王彌入洛百官殲焉彌以暾鄉里宿望故免於難暾因說彌曰今英雄競起九州幅裂有不世之功者宇内不容將軍自興兵已來何攻不尅何戰不勝而復與劉曜不恊宜思文種之禍以范蠡為師且將軍可無帝王之意東王本州以觀事勢上可以混一天下下可以成鼎峙之事豈失孫劉乎蒯通有言將軍宜圖之彌以為然使暾于青州與曹嶷謀且徵之暾至東阿為石勒游騎所獲見

彌與嶷書而大怒乃殺之瞰有二子佑白佑為太傅屬白太子舍人白果烈有才用東海王越忌之竊遣上軍何倫率百餘人入瞰第為刼取財物殺白而去總字弘紀好學直亮後叔父彪位至北軍中候

程衛

程衛字長玄廣平曲周人也少立操行彊正方嚴劉毅聞其名辟為都官從事毅奏中護軍羊琇犯憲應死武帝與琇有舊乃遣齊王攸喻毅毅許之衛正色以為不

可徑自馳車入護軍營收琇屬吏考問陰私先奏琇所犯狼籍然後言於觳由是名振遐邇百官屬行遂辟公府掾遷尚書郎侍御史在職皆以事幹顯補洛陽令歷安定頓丘太守所涖著績卒於官

和嶠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也祖洽魏尚書令父逌魏吏部尚書嶠少有風格慕舅夏侯玄之為人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襲父爵工蔡伯

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潁川太守為政清簡甚得百姓歡心太傅從事中郎庾顗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賈充亦重之稱於武帝入為給事黄門侍郎遷中書令帝深器遇之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為監嶠鄙勗為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吳平以參謀議功賜弟郁爵汝南亭侯嶠轉侍中愈被親禮與任愷張華相善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

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後與荀顗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奉詔而還顗勗並稱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退居恒懷慨歎知不見用猶不能已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為憂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後與嶠語不及來事或以告賈妃妃銜之太康末為尚書以母憂去職及惠帝即位拜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太子朝西宮

嶠從入賈后使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元康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本位如前永康初策謚曰簡嶠家產豐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杜預以為嶠有錢癖以弟郁子濟嗣位至中書郎郁字仲興才望不及嶠而以清幹稱歷尚書左右僕射中書令尚書令洛陽傾沒奔于茍晞疾卒

武陔

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人也父周魏衛尉陔沈敏有器量早獲時譽與二弟韶叔夏茂季夏竝總角知名雖諸父兄弟及鄉閭宿望莫能覺其優劣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常造周周見其三子焉公榮曰皆國士也元夏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謂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少好人倫與潁川陳泰友善魏明帝世累遷下邳太守景帝為大將軍引為從事中郎累遷司

隷校尉轉太僕卿初封亭侯五等建改封薛縣侯文帝甚親重之數與詮論時人常問陳泰孰若其父羣陔各稱其所長以為羣泰略無優劣帝然之泰始初拜尚書掌吏部遷左僕射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陔以宿齒舊臣名位隆重自以無佐命之功又在魏已為大臣不得已而居位深懷遜讓終始全潔當世以為美談卒於位謚曰定子輔嗣韶歷吏部郎太子右衛率散騎常侍茂以德素稱名亞於陔為上洛太守散騎常侍侍中

尚書穎川荀愷年少於茂即武帝姑子自負貴戚欲與茂交距而不答由是致怨及楊駿誅愷時為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為逆黨遂見害茂清正方直聞於朝野一旦枉酷天下傷焉侍中傅祗上表申明之後追贈光禄勲

任愷

任愷字元褒樂安博昌人也父昊魏太常愷少有識量尚魏明帝女累遷中書侍郎員外散騎常侍晉國建為

侍中封昌國縣侯愷有經國之幹萬幾大小多管綜之性忠正以社稷為己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泰始初鄭沖王祥何曾荀顗裴秀等各以老疾歸第帝優寵大臣不欲勞以筋力數遣愷諭旨於諸公諮以當世大政參議得失愷惡賈充之為人也不欲令久執朝政每裁抑焉充病之不知所為後承間言愷忠貞局正宜在東宫使護太子帝從之以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畫不行會秦雍寇擾天子以為憂愷因曰秦涼覆敗

閾右騷動此誠國家之所深慮宜速遣鎮撫使人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計略者無以康西土也帝曰誰可任者愷曰賈充其人也中書令庾純亦言之於是詔充西鎮長安充用荀勗計得留充既為帝所遇欲專名勢而庾純張華溫顒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善楊珧王恂華廙等充所親敬於是朋黨紛然帝知之詔充愷宴於式乾殿而謂充等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而罷既而充愷等以帝已知之而不責結怨愈深外相崇

重內甚不平或為充謀曰愷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令典選便得漸疎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間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謂充舉得其才即日以愷為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愷既在尚書選舉公平盡心所職然侍覲轉希充與荀勗馮紞承間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器充遣尚書右僕射高陽王珪奏愷遂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檢覆是愷妻齊長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愷既免而毀謗益至帝漸薄

之然山濤明愷為人通敏有智局舉為河南尹坐賊發不獲又免官復遷光祿勲愷素有識鑒加以在公勤恪甚得朝野稱譽而賈充朋黨又諷有司奏愷與立進令劉友交關事下尚書愷對不伏尚書杜友廷尉劉良並忠公士也知愷為充所抑欲申理之故遲留而未斷以是愷及友良皆免官愷既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筯處愷時因朝請帝或慰

諭之愷初無復言惟泣而已後起為太僕轉太常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愷為侍中薦舒為散騎常侍至是舒為右光禄開府領司徒帝臨軒使愷拜授舒雖以弘量寛簡為稱時以愷有佐世器局而舒登三公愷止守散卿莫不為之憤歎也愷不得志竟以憂卒時年六十一謚曰元子罕嗣罕字子倫幼有門風才望不及愷以淑行致稱為清平佳士歷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兖州刺史大鴻臚

崔洪

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寔著名漢代父讃魏吏部尚書左僕射以雅量見稱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骾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無後言武帝世為御史治書時長樂馮恢父為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為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為博士祭酒散騎常侍翟嬰薦恢高行邁俗侔繼古烈洪奏恢不敦儒素令學生番直左右

雖有讓侯微善不得稱無倫輩嬰為浮華之目遂免嬰
官朝廷憚之尋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叢生棘刺
來自博陵在南為鷂在北為鷹遷吏部尚書舉用甄明
門無私謁薦雍州刺史郤詵代己為左丞詵後糾洪洪
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
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
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為國舉才我
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

其言而重之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讌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爾然實乖其常性故為詭說楊駿誅洪與都水使者王佑親坐見黜後為大司農卒於官子廓散騎侍郎亦以正直稱

郭奕

郭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也少有重名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初為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

減郭大業少還復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咸熙末為文帝相國主簿時鍾會反於蜀荀勗即會之從甥少長會家勗為文帝掾奕啓出之帝雖不用然知其雅正武帝踐阼初建東宮以奕及鄭默並為中庶子遷右衛率驍騎將軍封平陵男咸寧初遷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尋假赤幢曲蓋鼓吹奕有寡姊隨奕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為人所糾奕省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遂遣而不問時亭

長李含有俊才而門寒為豪族所排奕用為別駕含後果有名位時以奕為知人太康中徵為尚書奕有重名當世朝臣皆出其下時帝委任楊駿奕表駿小器不可任以社稷帝不聽駿後果誅及奕疾病詔賜錢二十萬日給酒米太康八年卒太常上謚為景有司議以貴賤不同號謚與景皇同不可請謚曰穆詔曰謚所以旌德表行按謚法一德不懈為簡奕忠毅清直立德不渝於是遂賜謚曰簡

侯史光

侯史光字孝明東莱掖人也幼有才悟受學於同縣劉夏舉孝廉州辟别駕咸熙初為洛陽典農中郎將封關内侯泰始初拜散騎常侍尋兼侍中與皇甫陶荀廙持節循省風俗及還奏事稱旨轉城門校尉進爵臨海侯其年詔曰光忠亮篤素有居正執義之心歴職内外恪勤在公其以光為御史中丞雖屈其列校之位亦所以伸其司直之才光在職寛而不縱太保王祥久疾廢朝

光奏請免之詔優祥而寢光奏後遷少府卒官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及葬又詔曰光厲志守約有清忠之節家極貧儉其賜錢五十萬光儒學博士歷官著績文筆奏議皆有條理長子玄嗣官至玄菟太守卒子施嗣東莞太守

何攀

何攀字惠興蜀郡郫人也仕州為主簿屬刺史皇甫晏為牙門張弘所害誣以大逆時攀適丁母憂遂詣梁州

拜表證晏不反故晏寃理得申王濬爲益州辟爲別駕濬謀伐吴遣攀奉表詣臺口陳事機詔再引見乃令張華與攀籌量進討之宜濬兼遣攀過羊祜面陳伐吴之策攀善於將命帝善之詔攀絫濬軍事及孫皓降於濬而王渾恚於後機欲攻濬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解以攀爲濬輔國司馬封關内侯轉滎陽令上便宜十事甚得名稱除廷尉平時廷尉卿諸葛沖以攀蜀士輕之及共斷疑獄沖始歎服遷宣城太守不行轉散騎侍郎

楊駿執政多樹親屬大開封賞欲以恩澤自衛攀以為非乃與石崇共立議奏之語在崇傳帝不納以豫誅駿功封西城侯邑萬户賜絹萬匹弟涉平鄉侯兄子遠關内侯攀固讓所封户及絹之半餘所受者分給中外宗親略不入已遷翊軍校尉頃之出為東羌校尉徵為楊州刺史在任三年遷大司農轉兖州刺史加鷹楊將軍固讓不就太常成粲左將軍卞粹勸攀泣職中詔又加切厲攀竟稱疾不起及趙王倫篡位遣使召攀吏稱疾

篤倫怒將誅之攀不得已扶疾赴召卒于洛陽時年五十八攀居心平允蒞官整肅愛樂人物敦儒貴才為梁益二州中正引致遺滯巴西陳壽閻乂犍為費立皆西州名士並被鄉閭所謗清議十餘年攀申明曲直咸免冤濫攀雖居顯職家甚貧素無妾媵伎樂惟以周窮濟乏為事子瑋嗣亦有父風

史臣曰幽厲不君上德猶懷進善共驩在位大聖之所不堪况乎志士仁人寧求苟合懷其寵秩所以繫其存

亡者也雖復自口銷金投光撫劒馳書北闕敗車猶践而諫主不易譏臣實難劉毅一遇寛容任和兩遭膚受詳觀餘烈赤各其心焉若夫武陔懷魏臣之志崔洪受郤詵之道長升勸王彌之尊何攀從趙倫之命君子之人觀乎臨事者也

贊曰仲雄初令忠褰揚庭身方諸葛帝擬桓靈大業非楊元寢詭貿和氏條暢堪施大厦崔門不謁聲飛朝野

侯史武陔輔佐之才何攀平允寛濫多迴

晉書卷四十五

晉書卷四十五考證

劉毅傳漢城陽景王章之後○城陽監本訛陽城

奏免尚書僕射東海公繇○海一本作安

和嶠傳永康初策謚曰簡○康監本誤平 臣龍官按永平元年即太熙之元年而永平之二月即改永熙至三月而復改元康上文既云元康二年卒則元康之後安得復稱永平定屬永康之誤今改正

晉書卷四十五考證